

没了父亲，母亲就是整个天

郑生龙



作者的父亲郑妙手

2018年正月初二，父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终年77岁，让人很惋惜的年份。

父亲去世的最初几个月，我的眼中只有一种颜色，看哪都是灰蒙蒙的；脑海中也只有一个人，那是父亲各种忙碌的身影，像放电影一样。但无论我怎样悲伤，也不能把父亲拉回来了。

父亲在天上已经三年多了。今年，我却特别想念父亲。

可能是故土难离抑或是思亲之情，母亲拒绝进城，独居在乡下老屋。老屋还是世纪初建造的，虽为楼房，但门窗是老式木质的，不美观也漏风；墙壁就是在水泥外面刷层石灰，最简单的白墙，经历岁月后斑驳不堪；照明线路也老化了，时不时出点小状况。

我和爱人决定将老屋墙体全部换成空心砖的，将主体升高，用大瓦盖顶，再将大门换成钢质防盗型的，窗户换成铝合金的，外加防盗网，并对水电路重新布置，改造厨房，定制灶台。其实前两年我就有这个想法，但因刚置换新居，手头拮据，改造计划一直未能实施。今年5月份，强对流天气频发，母亲在电话中露出担忧。我必须下决心了。

农村房屋改造不比城里房屋装修。城里装修，多为包工包料，业主只要认可方案、按合同约定付款、不定期现场察看即可。农村房屋改造，瓦工、木工、水电工都要自己找，而且基本都是点工，工钱按日计算，工匠的懒勤快慢直接关系改造成本。

母亲大字不识，统筹这些琐事难免力不从心。而我，也因谋生，终不能在家调度安排，于是，找到了瓦工余师傅。余师傅的手艺是跟我二叔学的。二叔走后，他还时常到来家里走动。这次改造，我委托他主事，木工、水电工和小工由他召集调度，所应物料统一由他订购。工程进展还算顺利，也基本达到我的要求，总算了却一桩心事。

每每回去，母亲就时不时在我耳边絮叨，“余师傅真辛苦，真为你主事”“老X做小工不照，地基都扯不平，要不少水泥填”“XX做事有点耍滑头”，说完后总要拿父亲的手艺

与他们比一下，然后长叹一声：“要是你伯（方言用语，“伯”即父亲）还在，哪要我们来操这个心！”

建老屋和老屋，都是父亲一个人谋划统筹，因为懂瓦工、木工，各工序安排合理，没有窝工；家中现有料子能用的就用，物料调配合理，省了不少钱。我也省得管事。母亲呢，也只偶尔搭个手。这次改造，每天到场的工匠少则三人，多则八九个。年过七旬的母亲不仅要每天为他们准备好午饭，抽空还挑挑沙、递递瓦、和和泥。看到母亲疲惫的样子，我的心里已经不好受了，又听她絮絮叨叨地屡屡提起父亲，心底的痛楚真的是一波又一波泛起。

父亲刚走的那段时间，因为悲痛，母亲饮食一直不正常甚至有些自虐行为。我在安庆开通了无线网络，准备装个监控，以便督促妈妈按时吃饭、减少劳动量。但镇上的安装人员却告诉村里“门数”没有了，只能作罢。所幸，妈妈终于从悲痛中走了出来。

去年油菜收割季节，母亲跟车送油菜籽去榨油，在一个上坡的地方，因车辆后顿造成腰椎骨折。虽然我和姐姐妹妹们每天都跟她电话问候，但谁都没发现端倪。还是堂弟回家才发现，妈妈已被痛苦折磨了好几天。

这几年，微信、抖音等社交工具在农村也流行起来，尤其是微信视频通话更是方便了，每每提及，母亲言语中总有点艳羡。和爱人商议好，一定要想办法将无线宽带安装起来，然后给母亲买部智能手机，教会她微信视频电话。

千回百转，无线网络终于到我家了。爱人帮母亲开通了微信号，添加一众好友，然后手把手教母亲怎么接微信电话。

母亲端着手机，看着屏幕中远在泾县的妹妹和她的孙子，笑意满脸。

生日的那天上午，我还没来得及及问候母亲，她却给我来了视频，因在外参会不能接听，她便给我发了一段祝福语音，我从心底笑了出来。

父亲在世时，与母亲十分恩爱，总喜欢插科打诨，跟母亲开开玩笑。比如，不识字的母亲总喜欢在我们做作业时安静地坐在旁边，时不时地拿起桌上的书翻看，书倒了也浑然不觉。父亲就会戏谑地调笑：“我家出了个大学生，书拿倒了都不晓得。”母亲红着脸，笑咪咪的，不说话。

如今要是看到母亲也能时髦地用智能手机，父亲又会怎样调笑母亲呢？

我好想知道，可是，父亲已经在天上，再也不会理我了。

郑生龙，供职于安庆市新闻传媒中心。

给父亲敬支烟

叶亮

父亲是一名远近闻名的裁缝，十里八乡小孩的“毛人衣”、老人的“寿终衣”都会找他做。听妈妈说，父亲二十岁才拜师学艺，一次把别人的布料裁剪坏了，赔了不少钱，此后就到处找来旧报纸，练习裁剪。父亲的师父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，父亲对他非常尊敬，一直感恩。

父亲的手艺好，上门学徒的人自然不少，包括我的四个姐姐在内，累计有四五十人之多。父亲不光教手艺，也教为人处世之道，让徒弟们做有良心、有孝心、有善心的手艺人。那个时候父亲是上门做工的，每家都要做好几天，父亲总是让人家只备粗茶淡饭，遇见哪户人家有喜事，才会跟主人喝上两杯。他在人家起早摸黑，就是为了多做一些活，旧衣改新衣、大衣改小衣、旧棉絮改新，无论哪一样，总是让人家满意。父亲做裁缝的那些年，我家年夜饭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开始，我和四姐总是在村口等待父亲，因为他一定是帮人家做好最后一件新衣才会收工回家。

父亲是一个严厉的人，自小我就很怕他，身边的小伙伴也怕他。在家里我排行老五，上面有四个姐姐，对我该娇惯才是，但父亲总是很严厉。一个下午放学，我和几个伙伴“斗跛子”，考试不及格，还撒了谎，父亲扛个铁叉冲过来，叉起我的书包往家走，我跟在后面，小腿直哆嗦。回家后，他让我到湖边捡两块石头。我知道那是惩罚我跪在上面的，就捡两块平整一点的石头，但父亲坚持让我重新捡了两块下平上凸的石头，跪至深夜，直到我知错为止。1993年，我考取安徽化工学校，父亲提着木箱子送我，临别父亲告诉我：你是我们家第一

个吃国家饭的人，从今天开始你长大了，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。“对社会有用。”这样的话，我的父亲能说出来，我觉得他真是了不起。

父亲热心肠，左邻右舍有红白喜事，他总会参与。新房上梁，抛砖是最累的活，二十多斤一块，要抛到十几米高的梁上，父亲总是一干就是一整天，晚上回家腰都伸不直，第二天一定还会出现在工地上。有老人去世，父亲总是把做好的寿衣给亡者穿得整整齐齐，让他们体面地离开人世。

父亲65岁以后就患了严重的肺气肿、老慢支、冠心病、气胸，生活质量明显下降，不光不能干活，连生活自理都很困难，但他始终乐观面对，从不怨天尤人。照顾父亲的重担就全部落在母亲肩上，母亲成了父亲的拐杖。自我记事时起，每天早晨煮开稀饭，母亲都要把浓浓的米汤端一碗给父亲，后来条件好一点，有荞麦糊、麦片、鸡蛋花、蜂蜜、虫草，每天清晨，母亲都要给父亲煮一碗“开口汤”，一煮就是50多年。母亲的贤德闻于乡里。父亲共病危三次，每次都能脱险，不仅得益于医学的发达，得益于父亲的坚强，更得益于母亲的悉心照料。

2018年10月8日，农历八月二十九，国庆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，二姐给我打电话说，父亲想让我回去，我立刻就有不详的预感。我回到家时，父亲用浑浊的眼睛看着我，我抚摸着他的手，他已经不能说话，只能用神态回应。二姐颤抖着给父亲喂点水，但父亲无法吞下去，水顺着父亲的嘴角往下流。二姐说：伯伯（家乡话中一直把父亲叫作“伯伯”），你要坚强点，把水喝一点。父亲听懂了她的意思，使出全身劲，努力吞咽着，喝了三汤匙，就没有力气再坚持了。我轻轻拍着父亲的后背，想让他更舒服一点，但父亲的上身开始摇晃，我马上坐到父亲的背后，让他靠在我怀里，头仰在我肩头，我亲吻着他带汗的额头，轻轻地说：“伯伯，您放心走吧，家里一切都好，我们会照顾好母亲……”

上个周日，我独自去了父亲的坟前，夕阳斜照在坟头上，我给父亲点了一支烟。父亲原先一直抽烟，我小时候特别讨厌他身上的烟草味，他抽的都是最廉价的，有一次让我买一包“佛子岭”，我却买了一包稍贵一点的“蝴蝶泉”，他硬是让我换了回来。今天我点一支好烟敬给父亲，只是想说说，父亲，我想您了，特别想……

叶亮，供职于安庆市税务局。

天上的父亲



作者与父亲叶统秀合影